

上音何下魚 | 約反  
下郎合反推也 | 酷也  
折翻 | 開隔  
燎原 | 灰燒 | 照 | 漑隰 | 上古受  
梯稗 | 上音賣 | 帝下蒲草名  
做吾告反 | 董蕡 | 上音針規  
捐紙夾反鐵行 | 上音田臭草也  
三千末刪反 | 兄云反香草也  
謂籤記也 | 下力  
舉苗 | 下宜啟視兒  
魚脫 | 定視兒  
楚也 | 反

也 | 居其反  
伍姬周 | 上周之姓也  
箴銘 | 上音鉢規  
也 | 下記也

續高僧二十三

達八

周終南山避世蓬釋靜藹傳四 慧宣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傳五 慧鳴  
周新州願果寺釋僧勔傳六 影寶書  
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七  
隋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傳八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資襄

玄秘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爲三寶之良將即  
像法之金湯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  
心虛靜謐時行汲引咸所推崇兼博貫玄儒  
尤明論道故使七衆望塵奄有繁闢最厭世  
情重將捐四部行施弊誨多以戒禁爲先亟  
動物機信用雲布曾於邯鄲崇尊寺說戒徒

衆千餘並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  
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及長六十最居座  
端深怪其異旣無外衆通夕懷疑明日重推  
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並異倫大德衣  
服正怙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  
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學卷 一

護法上

本傳八

唐釋道宣撰

附見四

東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最傳一  
西魏京師大僧統中興寺釋道臻傳二  
齊逸沙門釋曇顯傳三

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恰滿六才焉故知道會聖心是使幽靈還降竹林羣隱明非妄承最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住洛都融覺寺寺即清河文獻王懌所立廊宇充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

見而禮之号爲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讎爲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爲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爲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請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佛以爲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最問曰老子同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州苦縣厲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年爲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見周德陵遲

永一

二

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約斯明矣最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

如來言出何文紀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明於佛迥無文誌何耶最曰孔氏三備卜經佛之文言出在中備書令元又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何能自達帝遣尚席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

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最學優程譽繼乎魏

史籍甚騰聲移肆通國遂使達儒朝士降階設敬接足歸依佛法中興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道臻姓牛氏長安城南人出家清貞不群非類謙虛寡交顧唯讀經博聞爲業諸法師於經義有所迷忘者皆往問之西魏文帝聞

臻

三

而敬重尊爲師傅遂於京師立大中興寺尊爲魏國大統于時東西初亂宇文太祖始纂帝圖挾魏西奔萬途草創僧徒相聚綴旒而已既位僧統大立科條佛法載興誠其人矣余後大乘陟岵相次而立並由淄漸德化所流又於毘池之南置中興寺莊池之内外稻田百頃並以給之梨棗雜果望若雲合及卒帝哀之廢朝喪事所資並歸天府送於園南爲立高墳塋封之地一頃今所謂統師墓是也近貞觀中猶存古樹

沙門與道士對校道術余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舉或轉或呪諸方梁橫豎於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闈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靜迺高談自伐矜衒道術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侮沙門現一我釋晏顯不知何許人元魏季序遊止鄴中栖泊僧寺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涉其塵皆通

命上統令與修靜揔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况出世也雖然天命相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醉酣盛扶輿登座因立而笑衆皆憚焉而是上統所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云向誇現術一之與二者深有其致矣即於座上翹足而立曰吾

承一

四

已現一矣卿可現二各無言對顯曰白呪諸衣物飛舉者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皆無動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衣置諸梁木怙然無驗諸道士等相顧無顏猶以言辯爲勝乃曰佛家自号爲內內則小也詔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

此寰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尚馳名秦世小以致遠顯公著績高齊知人難哉上統揣其骨則千里駿足異世同駕以兒取人失之自古則徒飾玄黃矣復何能抗禦之哉顯竟以放達流俗潛遁人世不知所之

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溫潤

承一

五

天子處內定小群小庶人矣靜與其衆減口無言文宣處座自驗戒否其徒余日皆捨邪從正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染剃故斬首者非一自号神仙者並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遊悉委屍于地僞妾斯伏乃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

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甫爲書生博志經史諸鄭魁岸者咸賞異之謂興吾宗黨其此兒矣與同伍遊寺觀地獄圖變顧諸生曰異哉審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強違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藹波裂愛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瓦官寺依和禪師而出家

時年十七具戒已後承仰律儀護持明練時所載重又從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謂敞重幽更習先解便知濫述周行齊境顧門知律講席論堂亟陳往復詞令詳雅理趣清新皆略無承導終于世累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擴影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門等四論最爲投心所崇餘則旁續異宗成其通照言必藻績珠連書亦草行相貫高爲世重罕不華之後自悟曰綺文爽理草寔亂真豈流宕志返不思懲艾乎自余誓而斷之唯以

資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陶甄舊解蕪沒遜道知我者希掩抑十年達窮通之數體因緣之理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亡反峯名避世依而味靜唯一繩床廓無庵屋露火調食絕諸所營召彼羣徒誨示至理令其致供日就噉之雖屬膾瀆橫流對位而無厭惡由是息心之衆往結林中授以義方鬱爲學市山本無水須便飲澗嘗於昏夕學人侍立忽降虎來前跑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乃使挑掘飛泉通注從是遂省下澗須便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跑泉是也藹立身嚴恪達解超倫據林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

承一

六

傳樂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而乃演必令學入白鹿山逖觀黃老廣攝受之途莊惠詭駁標寓言之論未之尚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藹求道情猛欣所聞見私度關塞載離寒暑既至渭陰未及洗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大叢徒揚

生不值佛世縱聞遺教心無信奉恒懷快快  
終須練此身心有時試縱情欲誠心造惡有  
時攝念惟願假修相善如此不名安身如此  
不名清心故約己制他誠非正檢然未世根  
緣多相似耳必厭煩屈者須住不辭具儀者  
離此其開蒙敷勵皆此類也有沙門智藏者

身相雄勇智達有名負糧二石造山問道因  
見橫枝格樹戲自稱身遇爲藹見初不可止  
三日已後方召責云腹中他食何得輒戲如  
此自養名爲兩足狗也藏銜泣謝過終不再  
納遂遣出山沙門曇延道安者世号玄門二  
傑當時頂蓋名德相勝及論敎體紛詐由生  
諸謗取決讓謝良久方爲開啟兩情通悅不  
覺致禮各鳴一足跪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  
應處世攝道今則獨善其身喪德泉石未見  
其可謗曰道貴行用不即在言余觀時進退  
故且隱居求志耳爾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  
屬周武之世道士張賓謗詐因上冒增榮寵

永

七

潛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倅紫宸蠅飛黃屋  
與前僧衛元嵩脣齒相副帝精悟朗鑒內烈  
外溫召僧入內七宵禮懺欲親覩懲犯冀申  
殿黜時旣密知各加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  
眠爲僧讚唄并諸法事經聲七轉莫不清靡  
事訖設會公陳本意有猛法師者氣調高拔  
躬抗帝旨言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但述  
懷曾無赦退藹聞之嘆曰朱紫雜糅狂哲交  
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餐  
周之栗飲周之水食堪懷音寧無酬德又爲  
佛弟子豈可見此淪滑坐此形骸晏然自靜  
寧大造於像未分俎醯於盜跖耳徑詣闕上  
表理訴引見登殿舉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  
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  
傳記談叙正義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不  
詣明不可滅之理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  
厲色鏘然無撓百僚近臣代之戰慄而神氣  
自若不阻素風帝雖愜其詞理而滅毀之情

已沒既不納諫又不見遣謁又進曰釋李邪  
正人法混弁即可事求未煩聖慮陛下必情  
無私隱涇渭須分請索油鑊殿庭取兩宗人  
法俱煮之不害者立可知矣帝怯其言乃遣  
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俱不用  
言乃與同友七人於弥勒像前禮懺七日既  
不食已一時同逝謁知大法必滅不勝其虛  
乃携其門人四十有餘入終南山東西造二  
十七寺依巖附險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  
法滅之後帝遂破前代關山東西數百年來  
官私佛法掃地並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禹  
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  
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万皆復軍民還歸編  
戶三寶福財其貲無數簿錄入官登即嘗費  
分散蕩盡初於建德三年五月行廬關中其  
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  
部於所治府與左右彷徉天望忽見五六段  
物飛騰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宵大如

承一

八

十斛固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  
色黃白卷舒空際類旛無脚爾日天清氣靜  
纏塵不動但增炎曠而已因往東宮府道經  
園土北見重墻上有黃書橫拖棘上及往取  
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  
云從天而下飛揚墮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  
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籃笥  
屬隋興運轉牧冀州受命所部從事趙絢叙  
之曰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累惄崇法理  
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使羣經騰翥等扶搖  
之上昇隻卷飄返若丹烏之下降其去也明  
惡世之不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  
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乾更張琴瑟  
親臨九服躬摠八荒知三寶之可崇體四生  
之不固遂傾海內修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氳  
同諸舍衛僧尼隱軒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  
明靈著自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傳芳  
後葉初武帝知謁志烈欣欲見之乃勅三衛

二十餘人巡山訪覓覲衣道人朕將位以上  
嫡共治天下藪居山幽隱追蹤不獲後於太  
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  
斬縗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  
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慕從聞法便閱覽  
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卷假興賓主會遺

永一

九

疑情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  
代并錄見事指掌可尋冀藏諸巖洞庶後代  
之再興耳自謁入法行大慈門繒纏皮革一  
無踐服唯履毳布終于報盡後厭身情迫獨  
據別巖勑侍者下山明當早至藪乃加坐盤  
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  
掛于松枝五藏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  
面齶折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  
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見合掌捧  
心身面西向加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  
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封外就而  
殮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

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出具諸別傳親侍沙  
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頽之莫  
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  
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隙乃見藪書  
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  
爲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以墨書其文曰諸  
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  
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  
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  
欲速見佛轉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巖松  
天人脩羅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見我骸骨煩惱大船皆爲覆沒  
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苦提究竟  
願令衆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四大凋零泉林逕絕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乃至蠅蟲食肉飲血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 底下屎囊 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 不可瞻觀 薄皮裏血 塗污塗漫  
此身臭穢 猶如死狗 六六合成 不從化有  
觀此臭身 無常所囚 進退無免 會遭蟻蠅  
此身難保 有命必輸 狐狼所噉 終成蟲蛆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 驚見如電

承一

十

死法侵人 怒中之怨

吾以爲酬 誓斷根源

此身無樂 毒蛇之籃 四大圍繞  
有名苦聚 老病死數 身心熱惱  
此身無我 以不自在 多諸過咎  
父遠迷惑 妻倒所使 無實橫計  
棄捨百千 血乳成海 凡夫所宰  
當來兼倍 骨積太山 畜生同死

承一

十一

業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也識悟玄理早  
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兼以恬虛靜泊  
凝心勝境謙肅爲用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  
不推服後隱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據志經論  
思拔深定慧業斯舉傍觀子史粗涉大綱而  
神氣高朗挾操清遠進具已後崇尚涅槃以  
爲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故周  
捨此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花開弥陀佛所  
速見十方諸佛賢聖長辭三途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養法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爲首  
未曾爲利虛受勤苦衆生無益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四淵  
捨此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花開弥陀佛所  
速見十方諸佛賢聖長辭三途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養法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爲首

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 号稱法王  
願捨此身已 早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在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 有爲法皆然 三界皆無常  
時來不自在 他殺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應當如是思 衆緣既運湊  
業盡於今日

承一

十二

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日來請論咸發信心  
故得義流天下草偃從之周武廓清天步中  
外禔福頻御雕輦躬禮安焉安道爲物宗師  
坐鎮崇敬令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敷化高  
談正法詞無涉世公卿側目觀者榮慶時及  
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筯曰弟子聞俗人不  
合僧食法師如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權實  
律制開遮王賊惡臣並通供給貧道據法相  
擬理非徒尔帝曰審如來言非佛意也但恐  
損道衆耳又與賊臣同席誠無預焉即勅將  
去更論餘法曾不以介意斯即季代之高量  
也後勅住大中興寺別加殊禮帝往南郊文

略儒釋談如泉涌攻擊闢責鋒鍔叢萃曾於  
一日安公正講涅槃後命章設問遂往還迄  
暮竟不消文明旦又問構難精拔安雖隨言  
即遣而聽者謂無繼難俊終援引文理微並  
相讎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其致方事  
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高揖俊後歷尋華  
土縱學名師凡所沾耳皆義通旨得安與同  
室三十餘年言晤飛玄誠逾目擊因疾而卒  
安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天和  
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  
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帝昇  
御座親量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各隨情  
承一十三

物大備諸道俗同覩通衢勅別及安令觀天  
子鹵簿儀具安答曰陛下爲民故出貧道爲  
法不出帝聞彈指歎善义之安鑒悟絕倫德  
風遠扇立形平准守道自遵皆此類也與同  
學慧隽知名周壤隽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  
不學書而耳餐取悟一聞不忘藏諸胷臆流

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蠶道士即於殿庭焚之道安慨時俗之混并悼史籍之沉罔乃作二教論取擬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亹亹茲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途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蘚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於弥劫奚可值哉主人答曰子之窮辯未盡理也夫万化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

永

十三

生三才兆於始始而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内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爲九教摠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化之內合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

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檀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復祈出出而理無不周迹及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靈孰能

興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黔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号之爲寶通言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鹿者修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敎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敎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敎者何耶筌理之謂理者何耶敎之所詮敎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敎寧得異筌不期魚奚不爲兔將爲名平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

承一

十四

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與大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巨壑微塵之比須弥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經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淵然後方平續鳬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真觀乎故諺曰紫寶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帝爲張賓攜譜意遣釋宗初覽安論通問僚宰文據草然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

有所推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乃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  
者普著衣冠爲學士焉事在別傳安削迹潛  
聲逃于林澤帝下勑搜訪執詣王庭親致勞  
接賜牙笏綵帛弁位以朝列竟並不就卒于  
周廿初安之住中興攜母相近每旦出觀手

水

主

爲煮食然後上講雖足侍人不許兼助乃至  
折薪汲水必自運其身手苦人曰母能生養  
於我非我不名供養卒于母廿初無一息斯  
准天聖擔棺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知將即  
世也乃作遺誠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敬謝  
諸弟子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  
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繁仁負義奉持  
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出離俗永割親  
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  
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  
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行必可復言必可  
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譁不謾不匿

學問高遠志存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  
賢入聖滌除精魄故得君主不望其報父母  
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揖捐妻減養供  
奉衣食屈伸俯仰不辭勞役恨者以其志行  
清潔通於神明惔怕虛白可寄可貴故自頃  
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  
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爲智以小供爲足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  
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浹徒喪一出  
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  
旦則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  
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誠其一曰卿已出家  
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辨親之日上  
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大清當遵此志經道  
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  
成德行日損穢迹遂盈師友慙恥凡俗所輕  
如是出家徒自辱各今故誨勵宜當專精其  
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青

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唯道爲珍  
約己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  
何改操趣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  
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蚩  
弄同學弃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  
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

承一

十六

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從  
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  
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濁空爭長短銖  
兩升斛與世爭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  
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  
沐其四曰卿已出家号曰道人父母不敬世

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  
富貧尚其清淨自利利人減之所重一米七  
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  
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  
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新其五  
曰卿已出家号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欽

磧砂大藏經

續高僧傳

志參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  
生蒙祐弁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  
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  
家與世同塵今故誨約幸自開神其六曰卿  
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  
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

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  
難可具書今故誨勵宜崇典謨其七曰卿已  
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  
鹿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餐夏則忍熱  
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  
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

承一

十七

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  
恩今故誨汝各宜自敦其八曰卿已出家性  
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  
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  
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

離身辭親之日衣悲衣欣邈爾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恚恨日殼如是出家捐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安有弟子慧影寶貴並列名隋出影傳燈大論繼踵法輪況述人間情多野外著傷學存廢厭修等三論傷學除謗法之愆存廢防姦求之意厭修令改過服道並藻逸霞爛煥然可遵後卒開皇末歲貴翫門羣典講律爲務見晉世支敏度合五家首楞嚴爲一本八卷又合三家維摩經爲一本五卷隋沙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爲一本六十卷貴乃合三家金光明爲一本八卷復請崛多三藏譯銀主陀羅尼及囑累品足以成部沙門彥琮重覆梵本品部斯具焉

釋僧勣未詳氏族住新州願果寺周武季世將喪釋門崇上老氏受其符籙凡有大醮帝必具其巾褐同其拜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

據國雖泰事未詳讎校遂不遠鄉關躬聞帝闕面陳至理以邪正相參僥情趨競未辯真僞更遁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文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旣序凡位皎然其詞略云勔以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戒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真人出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

承一

十八

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誠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糺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内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傳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天

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勅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末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妾往禱祝違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今考據年月羣達誠言區别人出井內經外典並對條例覽詳卷首邪正自顯雖復著論周出垂名朝野通人罕遇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殿逃難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涇陽人姿稜都雅神情迥拔童孺出家素知希奉聰慧利根幽思通遠數十年間躬事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練昔魏文西征勅猛在寢殿闡揚般若貴宰

永一

十九

咸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屈住天宮永弘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互說法當時旨延問對酬答無窮黃巾之徒紛然攜聚猛乃徐搖談柄引敵深渴方就邪宗一一窮破故使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元始真文字經粉碎曩日天師徒侶瓦解乘張道俗肅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教猛分爲九十五門後退一乘更進三十有生之善調甚崇粹學觀所歸即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人事幽栖待且隋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俱德重玄儒湊進追訪至京令崇法宇於大象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聲望尤著殊悅天心尋授爲隋國大統三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威權固亦光輝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於遵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而恒住雲花昂徒課業以開皇八年二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話言盈

耳翕然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即神遷時  
貴其置心不亂葬于城東馬頭尤刻石立銘  
于雲化寺今猶存矣

釋智炫者益州城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  
有異光少小出家入京聽學數年遂擅名京  
洛學衆推崇請令覆講若鴻炳無遺會周武  
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  
取優長者留庸淺者廢於是詔華野高僧方  
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於太極  
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勅道士先登時有道  
士張賓最爲首長登高唱言曰原夫大道清  
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自日昇仙

壽與天地同畢風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舍  
生賴之以得長生洪恩厚利不可校量豈如  
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土客寓中華百  
姓無知信其謠說今日欲定惑否可出頭來  
看襄城公何妥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  
禪師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

永

干

在此不可造次知禪師爲佛法大海然應對  
之間復須機辯衆共謀議若非蜀炫無以對  
揚共推如意以將付炫既爲衆所推又忿  
謂張賓曰先生向者所陳大道清虛淳一無  
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起起  
自何時所說之教於何處說又言佛法不容  
本土客寓中華可辯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  
出賓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  
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  
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  
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  
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賓曰道人浪語爲前  
王無識留汝等輩得至于今今日聖帝盡須  
殺却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  
賓既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  
淨納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比主不淨一也經  
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

多造罪過好行姪染佛在世時徒衆不和遞相攻伐此衆不淨三也王法衆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事朕將留之以助國化顧謂炫法師曰能解此三難真是好人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誠非謬言但見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於此案

承一

廿一

天尊處紫微宮恒侍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於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醮請福之時必須鹿脯百柈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於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妾婦犯法此又甚於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不妨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欲空於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僧犯罪而廢炫雅調抑揚言音朗潤雖處大節曾無懼顏帝憮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帝曰三皇經何曾有

此語炫曰陛下自不見非是經上無文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帝動色而下因入內羣臣僧衆皆驚曰語觸天帝何以自保以熾故炫曰主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周不可早云遊神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於世乎衆皆壯其言明日出勅二教俱廢仍相器重許以婚姻期以共政法師志操逾勵與同學三人走赴齊都時周齊之界皆被捨布棘彼有富姥姓張鋪廐三十里令炫得過至齊盛爲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弟越王宿與法師厚善恐帝肆怒橫加異責乃鞭背成痕俗服將見越王先爲言曰臣恨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脫衣見帝帝變色曰恐其懷慚遠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元無害意責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待遇弥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兩都歸趣一人而已歲景將秋懷土興念又以蜀川迴遠奧義未宣接首西歸心存敷暢蜀

王秀未之知也時長史周宣明入朝赴考隋文帝謂之曰炫法師安和耶宣明驚惶莫知所對文帝曰一國名僧卿遂不識何成檢校宣明稽首陳謝死罪及還先往寺參禮寺舊在東逼於苑囿又是鄱陽王葬母之所王既至孝故名孝愛寺宣明移就今處供養無闕

承一

廿二末

至大鄰改爲福勝寺法師宣揚覺倦入隱三

學山觸目多感遂遊山詩曰

秀嶺接重煙 嵩岑上半天 絶巖低更舉  
危峯斷復連 側石傾斜澗 迴流瀉曲泉  
野紅知草凍 春來鳥自傳 樹錦無機織  
猿鳴諱假弦 葉密風難度 枝疎影易穿

抱膝依閑沼 策杖戲荒田 遊心清漢表  
置想白雲邊 榮名非我顧 息意且蕭然  
年一百二歲不病而卒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承一

謂鳥蓋智炫下音食寢錦反邯鄲二音陟岵

##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承二

唐釋道宣撰

護法下 正傳十 附見五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曇選傳

唐隰州沙門釋法通傳二

唐終南山智炬寺釋明瞻傳三

唐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四 道璋  
唐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傳五 普應  
唐終南山至相寺釋弘智傳六 法行

唐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七 惠序  
唐眉州聖種寺釋道會傳八

唐鄧州興國寺釋智勤傳九

謂敵下昌續玄對懲艾上音瀆玄對堡  
謫詐上音椹食審俎醢阻海陳語檢傷臺  
老聃上老子名翕然上詐被捨  
齋音戛反留酣胡甘邑反浪迹音迪剔  
渴戈又音縚反縣反